

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天子

嘉庆皇帝



宋福聚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作为帝王的嘉庆●虽然没有能力阻止或者延缓大清快速下滑的颓势●但他兢兢业业●夙夜忧勤●孜孜图治●尽最大的努力去挽回于既倒●支大厦之将倾●作为男人的嘉庆●虽然谈不上风流倜傥●但他和几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似乎更别具一格●令人回味●



嘉庆皇帝

■ 宋福聚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嘉庆皇帝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嘉庆皇帝 / 宋福聚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317-2141-3

I. 嘉... II. 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5097号

■ 书 名: 嘉庆皇帝

作 者: 宋福聚

责任编辑: 陈颖杰 张远超

版权代理: 刘 侠

封面设计: 一 直

■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邮政编码: 150020

网 址: <http://www.bfwy.com>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8

字数: 540千字

版次: 2007年9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元

书号: ISBN 978-7-5317-2141-3



清王朝一直是广受关注的热点。铁蹄踏破山海关，八旗数载定中原，何等的豪迈，何等的气魄！也许正是这样一个雄风抖擞的民族横空突兀，直到今天，我们对那些历史仍津津乐道。

然而有极盛必有极衰。统治中国一百五十年后，各种积郁已久的矛盾，开始从康乾盛世的光环下显露出阴影。几乎没有多少过渡，形势便急转直下，随即而来的是，鸦片战争举国蒙羞、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疮痍满目，祸端丛生。仿佛有意要开玩笑，历史把千年的荣耀和羞辱之最，同时放在这个王朝的两端。而处在这两端转折点上的，就是处境尴尬而又才具平庸的嘉庆皇帝。

嘉庆在乾隆众多皇子中排行第十五位，要不是机缘巧合，恐怕皇位终究不会属于他。深谙权道、老辣持重的乾隆皇帝把他秘密立为太子二十多年而不宣示天下，直到晚年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把皇位禅让给了他，自己做起了权名一手抓的太上皇。嘉庆帝在此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立为太子，他既克勤克俭又担惊受怕地奔走在那条通往皇位的崎岖道路上。

前半生一直生活在乾隆帝犀利目光之下的嘉庆，虽然受到正规严格的教育，既没有像他的祖宗们那样驰骋疆场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也没有像顺治、康熙诸帝那样幼年便在与王公大臣的周旋中磨炼政治斗争的能力，甚至也没有像雍正帝那样有过兄弟争杀、靠施展阴谋登上皇帝宝座的体验。把这样一个“品行端方”、恭谨勤奋的好人，放到皇帝那个烫屁股的宝座上，去体验那种独特的烈火油烹，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了。

嘉庆登基以后，大清王朝表面上还延续着“康乾盛世”的一片歌舞升平，但实际上就像被虫蛀空了的苹果，吏治败坏，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民间起义此起彼伏。嘉庆接手的是一个几代沉淀下来、已经积重难返并且危机四伏的烂摊子。此时，大清王朝急迫地需要一个雷厉风行而头脑睿智的君王。嘉庆帝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希望自己能担此重任，把大清王朝这个几代先皇的奋斗成果发扬光大。

乾隆死后不久，嘉庆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除掉了和珅





及其党羽，令满朝文武为之一振，政局也曾一度好转，大有中兴之势。可惜的是，嘉庆长期在乾隆的耀眼光环下生活，养成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因此，对弊政多是惩而不杀、戒而不绝，直到他死前，吏治也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整饬。嘉庆就像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竞技者，面对积重难返的朝政干着急，有劲使不上，只能在想象的辉煌之中无奈地黯然神伤。

这个自小在书斋中长大的帝王，虽然谈不上有多么英明，也谈不到智勇有多么过人，但他的可贵在于，即使意识到内外交困的现实，纵然想到了前途不会有多少光明，仍踏实地负起历史责任，兢兢业业，步履维艰，对各种弊政弥缝匡救，尽最大的努力去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之将倾。政务上，虽然嘉庆根本没有能力阻止或者延缓大清快速下滑的颓势，但他提倡勤政戒惰，并且能够身体力行。自从亲政之日起，可谓夙夜忧勤，孜孜图治，不敢有丝毫暇逸。雷厉风行惩处和珅，整肃吏治的迫切溢于言表。生活中，嘉庆崇俭黜奢，尽量去维护国家捉襟见肘的微薄财力。谕令地方进献的大块玉石就地抛弃，一改举国风气的希望发自肺腑。后宫内，嘉庆未必是风流倜傥的性情帝王，但他和几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似乎更别具一格，令人思味。

本书打破了历史小说单纯演绎历史的局限，以翔实的史料，灵动明快的语言，寓知识、故事、哲理、思考为一体，详尽描述了那个危机四伏积弊重重的风雨王朝，更充分展现了嘉庆在这个风雨王朝中艰难的跋涉和内心难以名状的痛苦、彷徨和焦灼。展开书卷，你会看到一个无比真实的帝王，一个脱下让人炫目的袞服后，有欢乐有痛苦血肉丰满的人，不仅展现了他真实的表面，更展现了他真实的内心。

帝王本是凡人。翻阅全书，你一定会诧异地感觉，历史与今天，帝王与我们，第一次把距离拉得如此之近，以至于能听到他胸膛深处，怎样的长长一声叹息。仿佛登临俯视，历史的沧桑，人生的悲欢，生活中沉郁的美感，就这样轻巧地尽收眼底，轻巧地让你对生活产生别样深沉，也许从未有过的感受。



目录

第一章

平平崛起 帝王原本一书生 1

“唉，烂泥摇桩，越摇越深。是该做决定的时候啦！”斜倚在宽大的软榻上，乾隆自言自语地说，在心里翻检着儿子们的底细……立谁为太子，这可是充满凶险的事情……

第二章

处处惊心 祸根确实在朝堂 21

家奴欺主，真是反了！永琰从没有过的恶毒念头猛地充溢胸中，他真想跑过去拉住和珅，质问他到底用什么手段迷惑住皇阿玛的……然而再深入进去，他惊讶地发现，竟然这么肮脏！

第三章

疮疤揭开 鲜血淋漓 46

永琰连打两个寒战，看皇阿玛还蜷缩在狐皮褥子上，不禁有几分悲哀地感叹，唉，皇阿玛真的老啦！岁月奄忽，即使九五之尊的皇上也抗拒不了啊……永琰脸上一红，啪地一拍桌面，厉声大喝：“放肆！”长丰等人也听他越说越不像话，欠起身就要有一场恶打……

第四章

仓鼠戏猫 诡异离奇 67

永琰站在班中，见尹壮图自告奋勇，很是兴奋，他知道尹壮图刚直不阿，若去了大同，肯定能抓住明保等人罪证，断去和珅一只臂膊……想起先前自己对父皇提到的地方情形，恰好和尹壮图所说的成鲜明对比，似乎自己是在撒谎，有意耸人听闻。这样一来，父皇会怎样想……他不觉如芒刺在背，汗津津的浸透了内衣，贴在身上，分外难受……自己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五章

风云突变 奏响悲剧序曲 91

卿怜依偎在和珅胸前，用含糊不清的语气回答一句：“但愿老爷这句话不是台词。”……颢琰当然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心里沉甸甸之余，他庆幸自己无师自通地学聪明了许多，谦让的奏请不是一种多余，而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对于保护自己，至关重要。透过和珅事件，负重的同时，也让颢琰坚定了一个信念，若想真正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真正地掌握实际权力……他就要行动了……



甬管神仙还是皇帝，都是一个心理，到手的東西不觉得珍惜，临撒手了，才知道宝贵，真是的！刘墉心急如焚，不客气地大声嚷嚷，再不舍得也要拿出来，从古到今，哪有没玉玺的皇帝？……听乾隆语气，苍老中透着几分挖苦，嘉庆立刻知道，和珅一定没在皇阿玛跟前说什么好话，这个东西，除了挑唆外，恐怕还是挑唆……人有千算，天只一算，看到头来谁算得过谁！你和珅有了这份《遗诏》，又能怎样，遗诏是死的，人却是活的。遗诏说到底还不是由活人解释？

可是令嘉庆始料不及，自亲政以来，貌似平静的朝堂，总是一波未平，一波紧接着又起，总没个消停时候……他终于愤怒了，我朝历来以孝倡导天下，法式善实为不知，还是故作糊涂？朕无论即位之前还是即位之后，都时刻牢记‘孝义’二字，以皇考之心为自己之心，以皇考之政为自己之政，能因循守旧尚且唯恐做不美完，哪里谈得上维新？所谓维新，新在何处？旧日政事有何差错，出此言者，非但目无君主，而且大为不孝……”大家立刻明白了嘉庆朝的基本走向……

“皇上也不顾有人在跟前，不怕人家笑话……”声音软绵绵地，几乎说不下去，柔若无骨的身子已经靠进了嘉庆怀里。两人相拥着走向不远处的寝殿，天地一家春……仇恨在胸中翻滚，他握紧拳头冲空中一挥：“爹，孩子他娘，给你们报大仇的时候到了！嘉庆狗皇帝，你活不过明天了！”

皇上竟然在紫禁城内遇刺的消息，很快由宫内传到军机处，又由军机处散布到朝臣当中。平静的官城皇城内外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猜测着，是谁这么大胆，哪个刺客又有这么大本事，能够潜藏在官城中。看来朝廷又有一场好戏要上演了……百思不得其解，嘉庆摇摇头，忽然对着暗灰色苍穹长叹一声：“为臣为民都不易，只有做君主的最难哪！”

刑部大堂总是弥漫着一股血腥气，大白天也阴森森的似乎无数鬼魂萦绕不去。兴德保跪在中间，他立刻想起不久前的陈德，肯定



也跪在这儿，冰凉立刻浸透全身……嘉庆不愧读过多年的书本，关键时刻，竟能使出高招，刁滑的大臣也不得不佩服，天威难测呀！

第十一章

奇异印章 难断真伪 237

……一想到先皇，嘉庆真是既钦佩又烦闷，心头充满矛盾。“唉，有道是自家有病自家知啊！”……嘉庆终于找到可以慰藉心灵的地方，他似乎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历代皇帝都把大半心思用在这个地方，甚至整个国家和这个脂粉气息飘散的地方比起来，都显得无足轻重，内里确实有其原因啊……然而温柔乡中，他仍不忘感慨，满目尽是顶戴红，哪个肯为君尽忠……

第十二章

神秘人物 云山雾罩 269

那个神秘人物总是若隐若现……庆格有点失望，原以为她会说出一个让自己感觉吃惊的名头来，谁想却是个压根不知道的无名小卒……看来那个所谓大官人，正是这个大官人，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司书。庆格大为不解的仍旧是，一个司书，差役一般的人物，哪来如此大的能量？他靠的是什么？他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势力？而接下来的事情似乎越来越神奇……

第十三章

计中计 螳螂捕蝉 302

他娘的，要想发财当大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不犯法，能发横财？看看那些当官的，哪个不是靠犯法才混上去的？王奉天一咬牙，不上天就下地，总比不死不活地强……靠着一枚假印，王奉天不但恢复了往日的家业，更超过爷爷何止百倍！原先疏远了的亲戚，无不哈巴狗似的摇尾乞怜，整个保定，提起王奉天，没有一个表示怀疑，真正的第一大官人……随即而来的一个双重计谋，执法官员的住宅火焰冲天……

第十四章

烦中烦 温柔缠绵难解忧 334

嘉庆压抑的怒火终于爆发，“为什么藩国敢于欺侮天朝？就是因为国库空虚，国家太穷，拿不出银子来支撑征讨！这样你们是不是就高兴了，就不耻辱了？你方才说朕整日忧虑，若你们做臣子的，能人人恪守职责，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嘉庆终于伸开胳膊，把皇后揽在怀中，嘴唇轻轻啣摸她滑润的额头，觉察出她喘息声有些粗，这更让他雄心勃发，索性搂得更紧……然而甜梦中的嘉庆并不知道，一件更让他头疼的事情，正在悄悄发生。



亡羊难补牢，骤起惊天大案 357

主无方眼中闪动着凶光，不紧不慢地说，兄弟我这里有一小包白粉，相传是葛洪炼丹时流传下来的配方，人服下去不知不觉飘飘然就成了神仙，剩下的肉体不青不肿，然后……谁也看不出破绽，只能说他想不开。二位大哥只要趁给李大人端茶的时候，将这东西洒进去，白花花的银子可就到手了……震惊朝野的大事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开始发生了。

官场大动荡 布衣掀翻江南 384

一个普通百姓竟然告倒整个江南大小官员，何来如此大的能量？嘉庆跳过心腹大员，明显偏袒起穷苦庄稼老汉，其中到底有何隐秘？官场大动荡就此拉开帷幕，惊心动魄中，也不乏扬眉吐气。

和尚美女 牵连出血色温柔 404

美色女子竟然与和尚牵连在一起，那就有好戏可看……而其中又衍生出啼笑皆非的离奇故事。这本身就已经很离奇，然而更离奇的，嘉庆从故事中找到了一段温柔缠绵，但他怎么也料不到，温柔的背后，则是血光四溅……

贪婪色欲 交织成欺天大网 438

王吉拔出匕首，也不用衣襟遮掩，明晃晃地拎在手里，慢慢地靠近船舱。屏息静气，终于摸到了舱门口。探头往里一看，只见浪笑中，嘉庆正扯拽两个妃子的衣服，一边含糊不清地说笑着什么，一边在她们雪白的身上摸捏。两个妃子也是黏黏糊糊，眼看就要贴在一起……多少好姑娘让他……王吉更是杀心骤起……

问苍天 孰忠孰奸 463

他悲怆地仰天长叹，皇上，皇上，你不是口口声声要勤么，真有实干家来了，你怎么就不重用起来呢？莫非，这个勤字，只停留在那些达官贵人的嘴上，只是你自己表表态？这个勤，真成叶公好龙了？声音传出老远，却淹没在呼啸而过的河风里……一个王朝的积郁，尽在一声叹息之中。

眠花间 谁媼谁妍 491

此刻上前亲手摘下一瓣梅花，咬在嘴里不觉得涩涩地发苦。一番异样的苦味在嘉庆心里荡漾开来，久久地……突然两只手从腰际环绕过来，嘉庆从深深的缱绻中惊醒……嘉庆不禁一呆，心中暗叫惭愧，好一朵临风芍药，却让朕给晾在一旁。多年的夫妻感情呢？怎



么能说忘就忘了……嘉庆迈着沉稳的步子，不时用余光瞟那个叫秋棠的官女粉嫩的脸颊，一阵不可言语的快慰，春风一般掠过他心头，晚宴，管弦，美人……另一种思念已在他心头渐渐消退了痕迹。

第二十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509

“啪”地一声，清脆的巴掌打在绵恺的脸上，让绵恺始料不及，顿时呆在那里。“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嘉庆没有任何征兆地发怒了，“武以强体，文以治国，现在太平盛世，朕提倡练武围猎，是为了保持我满人的血统和勇武，敬祖不忘根本，更好地治理国家。古往今来，你看到耀武天下的，有几个落了好下场？”……文才固然重要，然而谁也没想到，一场浩大的血斗正悄悄逼近，勇武似乎开始派上用场……

第二十二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 529

明天这时候，大清的天下早已是我们的了，那时候，人人封官加爵，土地要多少就给多少！高声喊叫中，声势顿时制造起来……刘连喜转动眼珠正要找话搪塞过去，陈爽却突然大喝一嗓子，“挂你娘的狗屁牌子，爷爷是天理教教徒，来取你们小鞑子脑袋啦！”没等那几个兵丁反应过来，随之只见一道亮光闪过，接着又是一道红光。冒着热气和腥味的鲜血喷溅在陈爽等人脸上，大家立刻变成狰狞的小鬼。宫廷浴血就此展开。

第二十三章

没有答案的难题 546

嘉庆再次把折子拿出来，缓缓浏览着，紧紧抿着嘴唇，半晌不发一言。整个大殿都被这股凝重而诡异的气氛笼罩着，良久，两滴清泪从他消瘦的脸颊上慢慢滑落。可是如果不拨款，灾民……动乱……嘉庆神情有些恍惚，不过他仍能清醒地分出主次。拨款，满足他们，只要能把黄河给治理好了，朕什么都舍得给！但是嘉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咬牙挤出来的银子被怎样的花费掉……这个千古难题，答案似乎遥不可及……

第二十四章

毫无征兆的结局 567

兵部大印竟然能够丢失，滑天下之大稽……当那个赤裸裸白玉似的胴体出现在面前时，嘉庆心里却没有燃起一丝欲火，他的胸中充满了那令人恶心的味道，久久不息，一种焦糊血肉里弥散的味道，令他难以喘息。嘉庆紧绷着脸，大喝一声：“滚，都滚开！”……心血白费，嘉庆倏地感到天旋地转，只觉得一股腥腥的东西从胸口涌了上来，一口喷出去……



第一章 平平崛起 帝王原本一书生

“唉，烂泥摇桩，越摇越深。是该做决定的时候啦！”斜倚在宽大的软榻上，乾隆自言自语地说，在心里翻检着儿子们的底细……立谁为太子，这可是充满凶险的事情……

一轮弯月渐渐偏西。寒风萧瑟中，整个宫院仍沉浸在无边的静谧夜色里。乌蓝的天空高远空旷，几粒寒星飘忽不定地眨着眼睛。

刚刚响过五鼓，距百官们朝会还有些时候。几个当值的苏拉，正蹑手蹑脚地奔忙，为皇上御门听政做准备。忽然有人抬手一指，压低着嗓门招呼同伴：“快看，来了！”

清晨将至未至的朦胧中，一盏白纱灯摇摇摆摆，由远及近，转入隆宗门。吱呀一声轻微响动，几个高低不等的人影走进门去。片刻工夫，隆宗门内旁侧的书房中，摇曳的灯光立刻通亮。

“知道吗，这是皇子们来读书了。自打康熙爷开始，就立下这么个规矩，皇子到了六岁，就得每天必到尚书房跟着师傅读书。唉，人家是皇子，天生的大福大贵，还要起早贪黑，真够难为他们的。你没听人说么，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咱是没那读书的命了，还是多受点罪，攒点银钱，让家里孩子们长长出息，将来也能堂堂正正地站在朝廷大堂上。走，快干活去。”苏拉们悄声唠叨着散开。

今天来尚书房读书的诸多皇子中，走在最前边的是第一天来上学的十五阿哥永琰。他个头不高，穿件描着金边的衬里马甲，白皙的圆脸，看着一卷卷各式书籍落落满架，宽大的桌案上整齐地摆放着笔墨，新鲜而激动，眼光四顾，脑后的小辫子也不安分地跟着摆

来摆去。直到五哥永琪轻轻说：“快坐好，师傅就要来了。”他才连忙收心坐下，摩挲着细腻柔软的宣纸，压抑不住怦怦心跳。自己要上学读书了，已经成小大人了。他一遍一遍地默念着。

昨天在内廷举行的团圆宴会结束后，看皇阿玛心情极好，少有人地和嫔妃们谈笑风生，母亲大着胆子把自己拉到怀里，抚摩着自己油光水滑的辫子，慢声细语而口气却很凝重地说：“永琰，仔细算来，十月初六你就满六岁了，是个小大人啦，总厮磨着嬷嬷也不是个法子。方才你皇阿玛不是说了，明儿起就让你到尚书房去念书。你要记住，到了尚书房后，别事事都由着性子。阿哥们多了，难免磕磕碰碰的，咱事事都退后一步，别和人怄气，别招惹别人讨嫌。额娘出身卑微，在宫里……”

忽然感觉说漏了嘴，赶忙打住话头，一脸惊慌地四下看看，见没人注意这边，才长吁口气。永琰趴在母亲怀中，能感到她心窝处起伏得厉害。略顿一顿，母亲又接着说：“永琰，额娘看你自小伶俐，一向对你很放心。不过你要知道，那都是些小聪明，要想学到大本领，光凭小聪明还不够。往后读书，要认准一个勤字，勤快赛过天生。人常说，要求大富贵，须下死功夫，就是这个理儿。永琰，为娘……”还没来得及说完，忽听太监沙哑着嗓门长长吆喝一句：“左右侍候着，圣驾回宫了！”

人群一阵躁动，纷纷跑过去跪拜在自己的位置上。临分手之际，母亲重重地拍了一下永琰的肩膀，算是对方才叮嘱的总结。永琰半懂不懂，使劲点点头，随着众阿哥跪倒在花花绿绿的队伍最后边。

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才彻底明白额娘的良苦用心。母亲魏佳氏在这偌大的皇宫里边，不过是个既无特殊姿色也没特殊背景的一般嫔妃，实在再普通不过。母亲的娘家，自己的外公，也只是个内管领班，本来属于汉军，后来才抬升成为满洲旗人。在这充满勾心斗角处处倾轧排挤的后宫，母亲内心的艰难和孤独是难以向人说清楚的。她最大的安慰和希望也就在自己身上了。母以子贵，这是母亲



在后宫唯一的出路，自己肩负着母亲多大的希望啊！

“额娘说得对，万事都在一个勤字，以后我要每天都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不信学不到本领！”永琰暗暗捏了捏拳头。

尚书房共有五间，宽敞肃静。苏拉早把四角的镏金铜火盆拨弄得炭火熊熊，屋里暖意汹涌。大家坐下来，舒舒服服伸个懒腰，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门外脚步声响起，一个年约五十上下，身穿锦鸡补服，头发花白的老者走进来。众皇子连忙纷纷上前行礼，口称“师傅”。永琰知道，这一定是兵部侍郎奉宽了。昨天散席回到后殿，他就听哥哥们说，现如今负责教导他们读书的兵部侍郎奉宽，是皇阿玛颇为器重的宿儒，为人宽厚，老成持重，特别是《诗经》和《尚书》，讲得很有一套。

奉宽一眼便看见站在后边发愣的小永琰，款步走过去，面含微笑语气和蔼地说：“这就是十五阿哥吧？头一天上学就来得这么早，难得，难得！”也不等永琰答话，转身从大案上捧出一个卷轴，恭恭敬敬地展开了，“十五阿哥，这里有皇上早年对尚书房师傅张廷玉的训诫。张大人三朝元老，辅佐皇上处理政务五十年而无差错，可谓我大清臣子之最，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呀！皇上在训诫中提到，尚书房师傅者，既是臣子，又是师傅。出了尚书房乃是臣子，走进这尚书房，便是师傅。皇上还说，皇子年龄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倘有不服管教者，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也。十五阿哥，你听明白皇上训诫的是什么意思吗？”

看到那印着飞龙图案的米黄色布帛，永琰立刻有种神圣的感觉，撩袍跪在地上，双手捧过卷轴，一字一顿地说：“父皇殷殷爱子之心，儿臣了然于胸。请师傅不要念我年龄太小，今后和诸位阿哥们一视同仁。管教愈严，便是爱之愈切！”

见永琰稚嫩的嗓音却说出这样通情达义的话，奉宽眼中亮光闪烁一下，情不自禁地伸手抚摩着永琰双肩，摇头感叹：“好，好，天

潢贵胄，果然不同寻常。来，大家都坐好了，咱们接着昨天的功课，开始诵读《诗经》。”

大家都没注意到，尚书房最西侧一扇开着透气孔的窗户前，就在刚才永琰和师傅交谈时，窗外的晨光熹微中，乾隆身着便袍，正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屋内的一切。又有新皇子头一天上学，按以往规矩，应该当着师傅的面，将他们训导一番。不过看见永琰方才的一举一动，乾隆不动声色地笑笑，冲身后随侍太监摆摆手，一行人悄悄出了隆宗门，折向乾清宫。

渐渐熟悉书房生活后，乾隆特意传旨，在坤宁宫召见新近才上学的皇子永琰和其中岁数最大，负责领班的五阿哥永琪。

乾隆高高端坐御座之上，永琰和哥哥永琪中规中矩拜见完毕后，抬脸望着他们那令万民景仰的皇阿玛，心里充满了由衷的崇敬。仔细看去，乾隆的两鬓已经花白，皱纹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悄悄布满额头。然而，尽管已显得苍老，可矍铄的目光里，仍有意无意地向儿子们展示着那颗跳跃于四海的帝王雄心。

“永琪，朕吩咐御膳房给你做了些滋补身体的药粥，用过了吗，这些日子感觉是不是要强壮些？”乾隆声音少在地温和，把永琰和永琪从遐想中惊醒，忙垂下双手恭敬有加。永琪略微想了一下，不紧不慢地回答：“禀皇阿玛，儿臣经常服用，确实感觉内气大增。儿臣一定不负皇阿玛重望，养好身子，少让皇阿玛操心。”

“唔，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要知道，国以人为要，人以身为宝。没有好的身子，纵然再有雄心壮志，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乾隆微笑着，挨个看看永琪和永琰，心里颇为感慨。自从愉贵妃珂里叶特氏去世以后，永琪就成了一个缺少母爱关怀的孩子。尽管在偌大的皇宫里，很难找到真正的温情，不过永琪还是表现得聪颖善良，尤其是学业上，很下工夫，这一点上，永琪和永琰堪称皇子中的佼佼者。虽说皇子不少，可早逝的早逝，胸无大志的胸无大志，真正能



够让他满意的，也就这两个了。论年龄，永琪比永琰大，从长幼上讲，乾隆有意把这个五皇子永琪立为储君，将来继承祖辈的千秋伟业。况且愉贵妃生前一直是自己最宠爱的少数几个嫔妃之一，这更让乾隆坚定了信心。

“永琪，身子要强壮，七分锻炼三分将养。夏秋季节，你随朕到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好好活动一阵子。做大事者，要上马拎得起刀枪，下马拿得住笔墨，这才能够治国安邦游刃有余。朕已经吩咐过后边，早早替你打点行装，你也要早做准备。不过也不用太往心上去，随意走走，若累坏了身子，那倒成了适得其反，反而不美。朕知道你喜欢读书，可是行装里书本并不多，免得熬夜。”

乾隆似乎从没用这样的口气对皇子们说过话，缓慢轻柔的腔调，让旁边站立的永琰心头一震，有股热辣辣的东西从心头涌上来，忍不住眼眶湿润了。永琪也噙着泪花，嗓音哽咽地说：“是，儿臣遵旨。”说着转过脸，看看永琰，想起来什么，抬起头说，“皇阿玛，让永琰也跟着去吧，我们读书时在一起，有很多书本上没有的启示，就是闲聊时琢磨出来的。要是围猎……”

“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更何况是亲兄弟！”乾隆似乎早就考虑过，摆摆手不叫他说下去，望着前边巍峨的宫殿挑檐，忽然有些感慨，“为了些微利益攻击相残者，往往外人还没兄弟多，这尤其是帝王家的最大祸患。你们兄弟能这般融洽，朕再高兴不过。”目光穿过金碧辉煌的宫殿，乾隆仿佛看到一场场帝王后代争权夺位而引发的手足残杀。那惊心动魄的往事，他听说过，也经历过，不过这些事情还不能乱说，只能伸手摩挲一下永琰，“想来还是百姓天伦之乐享受得更充分，儿孙满堂，冬季农闲时节，老老少少团团围坐在热炕头上，其乐融融，真是让人神往不已。不过，永琰到底还太小，上不得烈马拉不动硬弓不说，现在刚入学不久，远未登堂入室，最需要的还是勤奋苦读，发愤治学，万不可自满。”

乾隆知道永琰用功程度不在他五哥之下，不过他到底还是小孩

子，多贬低少拔高，或许能压抑住他自得的心态，更能鞭策他好好读书。

永琰虽然并不能十分理解皇阿玛的一片苦心，不过仍认真地地点点头。

没过多久，乾隆带着五阿哥永琪，率领大队随从，浩浩荡荡出宫到木兰围猎去了。永琰没有和其他阿哥一道前去送别。他只是默默地想，从现在开始，没人耐心地给自己讲解书本了，也没人可以尽情讨论书本上那些有意思叫人兴奋的细微妙处了。尽管知道分别不会很长，但永琰还是充满惆怅忧伤。他深刻地感受到，内心深处满是孤独和悲伤的惶惑无聊。

好在五哥他们这次出行并没持续很长时间。夏天的炎热刚刚有些退却的时候，因为要处理南北许多地方报上来的灾害情状，乾隆比往年早许多地赶回京城。这是永琰印象中最高兴的时候了，见了永琪，兄弟两人拉着手谈论许久，说木兰围猎的壮观，说草原的辽阔，说近来读书的心得，直到夜色深沉，接连换上两支红烛，两人仍没丝毫睡意。

第二天一大早，兄弟两人并排去尚书房给乾隆请安。拜见过后，乾隆目光严肃地盯住永琰：“朕走这许多日子，你应该将《诗经》快要学完了吧？那你就先给朕背诵小雅中的《棠棣》一篇。背过后再说说你是如何理解此诗的。”

“儿臣遵命！”永琰站直了身板，端正一下脸色，一字一顿地把诗背诵完了，然后又大声说，“儿臣以为，诗中所谓‘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正好印证了血浓于水的道理。兄弟们有利益纷争，有意见分歧固然不好，但比起外人来，仍然是最亲最近，有道是灰比土热……”

乾隆认真听着忽然变了脸色，一把拉过永琰，仔细看看他：“‘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说的多好！你们一定牢牢记住这话。兄弟之



情，万世不易，人生有限，兄弟情谊无边呀！”

可是乾隆无论如何没想到，人生有限这话竟然出奇地得到证明。永琪就在回宫后被封为荣亲王不久，便病倒了，而且病得很急，没几天时间，竟然孤零零、急匆匆地离开人世，离开他最关心和喜爱的兄弟永琰。

在永琰心里，五哥仿佛就是一颗流星，没等自己看清楚，挽留住，便恍然从天际划过，消失在渺茫长空中。从永琪颇为隆重的葬礼上回来，永琰一头扑倒在床上，眼前闪过五哥平素对自己点点滴滴的呵护，抹不去的伤感久久难以释怀。有很长时间，他都沉浸在悲痛中，怏怏地郁郁寡欢。一直到了来年春暖花开，他才渐渐解脱出来，强迫自己振作起精神，专心读书，不然五哥在地下也会责怪自己，更何况皇阿玛对自己还有更多的期望。

随着年龄渐长，永琰慢慢明白，庞大的皇家子弟中，其实真正能为皇阿玛分担忧愁的人并不是很多。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三子、皇十六子，都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这一连串的丧子之痛，对皇阿玛的打击实在太大。尤其是五哥永琪的过早离去，更让皇阿玛一夜间苍老了许多。现在皇阿玛真的老了，他的衰老是人人看得见的，而他内心的苦楚却无法向人诉说，这也许就是帝王的悲哀！

如今尚书房中读书的也就只剩下八阿哥永璇、十一阿哥永理和十二阿哥永璩，还有自己。其他的兄弟虽然还有两个幸存者世，却已经过继给亲王，搬出了皇宫。而四个人当中，要数永璇年龄最大，按理要像五哥那样领着大家好好读书。不过永璇却天性懒散，整日和十一阿哥沉溺于书画的收藏鉴别中，时而吟咏诗句，对政事并不怎么关心。他和十一阿哥两人，书画方面造诣的确很高，加上他们的特殊身份，几乎成了文人墨客崇拜的对象。然而他们对待朝廷事务的冷淡和自身疏懒的性情，很让皇阿玛看不上眼，对他们总是不冷不热。

另外，还有十二阿哥，按说他是皇后亲生，是嫡子，占着讨皇